

传
说

地名传说

九斗山和白鹿城

老早，天上有九颗角斗形的星，叫九斗。这九斗星，日转夜转，勿晓得转了多少年，慢慢地转勿动了。

一日，掌管星辰的斗魁母来查看星辰运行，一见九斗星转动恁^❶慢，就提起神鞭要抽，这时忽地飘来了一朵彩云，原来是王母娘娘差天仙女来请斗魁母赴蟠桃宴会呢。

斗魁母收拢神鞭，转身对一个星官说：“你要看管好九斗，等我回来再算账。”吩咐停当，就同仙女一起去了。九斗星见斗魁母走后，眼泪汪汪地求星官说：“小星官呀，我们老了，实在转勿动了，求求你开个恩，放走我们吧！”

星官蛮为难，说：“九斗老人啊，我若是放了你，斗魁母回来晓得了，我就没好结果呀！”

星官旁边有头白鹿，心肠好，就说：“星官，你有难处，让我来帮助九斗老人好了。”白鹿说后，朝上一跳，就背起九斗星朝东南方向奔去。

再说斗魁母吃了蟠桃宴，满面春风驾云走归。一看星图，咦，只那^❷九斗星座勿见了？精细一看，这九斗星正被白鹿驮着，已经逃到天边了。这还了得，斗魁母火冒三丈，提起手中的神鞭，赶上前去，朝着九斗星狠狠抽去。

这一抽，真厉害，白鹿痛得惊跳起来，九斗呢，坐勿稳了，从

❶ 恁：这样。

❷ 只那：怎么。

鹿背上滚了下来，一滚二滚，从天上滚到凡间，落在了一块勿冷勿热的地上。这块地，后来就叫做温州。

九斗星一落凡间，就失去了光焰，变成了九座山。这就是温州城底的积谷、华盖、海坛、郭公、松台、巽吉、灵官、黄土、仁王九座山。白鹿呢，自晓得闯了祸，回勿了天宫，也就依靠在九斗山边。

过了千万年后，人间成了晋朝的天下。这时节，有个叫郭璞的人，来到了温州。这郭璞勿是别人，就是那个小星官，因前次管勿牢九斗，被斗魁母贬到人间转世的。

郭璞要在温州造座城，勿晓得阿尼[●]缘故，造了几回，塌了几回。这日，他为此事正烦恼着，忽然跑来了一头衔花的白鹿，在他身边转了三圈，又朝前面跑去。郭璞奇怪了，追去一看，只见这白鹿围着九斗山跑，跑了一圈又一圈，它跑过的地方，都留下一个个光闪闪的脚印。

郭璞晓得，这是神鹿在指点他呢。他就沿着白鹿跑过的地方，造了一座斗状的城，这座城，后来就叫做“白鹿城”。

讲述：林元姆（96岁 文盲 广化街道 菜农）

记录：柯国臻（60岁 大专 温州市图书馆干部）

采录时间地点：1988年7月 鹿城区广化街道

● 阿尼：什么。

五马街

很久以前，温州五马街勿是叫五马街，也勿晓得叫阿尼。听人讲，住在四圈的老百姓，每日夜里都听见一阵阵“得得得”马跑过的声音。开门一看，又勿见马的影子。

那时候，这条街上住着一个打草鞋的老人。老人屋外有一块石头。每日打草鞋时节，他把草放在这块石头上慢慢捶软。石头是青色的，因为捶得长久了，光溜溜，也蛮好看。

一日，有个人看着这块石头，就去对老人说：“老伯伯，你这块石头卖给我吧，我给你五两银子！”

老人听了有些奇怪，摇摇头：“我勿卖，这块石头是我捶了好多年，捶熟了，舍勿得卖。”

好多看热闹的人，都觉得这人要花恁多的银子买一块石头，实在奇怪。

那人走了，老人勿放心，怕石头被人偷去，就把石头搬到屋里来。

过了三日三夜，那个客人又来了，他带来更多的银子，想请老人将石头卖给他。

那客人一看石头不见了，很着急，赶紧问老人。老人告诉他，已经搬到屋里来了。

“几日了？”那客人慌张地问。

“三天三夜。”老人说。

“唉！”那客人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格格^❶你就白送给我，我也勿要了。说实话，我是采宝客。你这块石头上有五匹马，石头放在外面，马日日有露水喝，又吃了你日日捶的草，所以长得活泼健壮。格格你把石头搬到屋里，五匹马没露水喝，一定都渴死了。”

说着，那采宝客就把石头一翻，果真石头上有五匹马的影子，

❶ 格格：现在。

只是勿动了。

听的人都为老人可惜，说他运气勿好。老人呢，一点勿在乎。他想：“以前我勿晓得它是宝贝，我当做宝贝恁爱它。格格这五头马勿动了，我捶草还是照样便当，还像块宝贝嘛！”

以后老人照旧勤勤恳恳打草鞋卖，照旧用这块石头捶草，一直到死。

老人死后，大家叫老人住的这条街为“五马街”。

讲述：王文范（高中 原温州一中学生）

记录：陈玮君（大专 温州一中教师）

采录时间地点：1957年 鹿城区温州一中

麻行僧街

早年，温州西郭江边的一个破殿角里，住着一个十三四岁的细儿[●]，阿爸死了，阿妈呢，也嫁了人。他日日沿街讨饭，大家都叫他“讨饭姆”。

有个来化缘的陀头寺老和尚，看这细儿恁苦极，就收他当徒弟，起个法名叫性善。

性善日日跟着师父念经拜佛，扫扫山门劈劈柴，初一十五出去化缘，日子过得快快活活。一日，有个中年施主到陀头寺烧香，看这和尚蛮秀气，还有点面熟，一问，才晓得他是自己外甥儿。性善的舅舅外出多年，这回做苧麻生意，赚来点钱，新近才回温州。他恨阿姐太狠心，抛下亲生骨肉勿管，想要把外甥领回去抚养。好在性善年轻，还未求戒，老和尚也就乐得放他走了。

性善在舅舅苧麻店里学生意，蛮勤力巴结。过了几年，他长到十八九岁，舅舅见他聪明忠厚，叫他出外进货。性善勿怕雨打日头晒，勿怕风吹落雪冷，常常到乡下山底收苧麻。

有回，性善到龙泉去收苧麻，装了满满一只舢舨船儿，正要开船起运，忽然看着一个老人跑到埠头，满头大汗，上气勿接下气，高喊：“慢点开船，慢点开船！”咦！这老人有阿尼事？性善钻出船头一问，才知底细。原来这个老人是附近地方的徐员外，向来做苧麻生意，膝下有个千金小姐，名叫巧云，平时有空也捻点苧麻。那日性善上门收苧麻，徐员外叫人搬出一批捻好的苧麻筒，一称，一百斤还缺几斤，他想凑个整数，就到女儿房间里寻出几个苧麻筒凑上。这一日巧云小姐凑巧到外婆家去嬉，第二日回来，勿见了苧麻筒，呜呜呜哭了。梅香把这事禀报员外，员外才晓得巧云把私己的金银首饰藏在那几个苧麻筒里。员外听了，立刻慌慌张张跑到城里客栈寻买麻客，一听苧麻快要起运，就一

● 细儿：小孩。

口气赶到埠头来。

其实，性善也勿晓得苕麻筒里有金银首饰，他听了徐员外恁一讲，就赶忙找出来送还给徐员外。

徐员外觉得这后生老实忠厚，心里就有了几分的喜欢，徐员外想留他在家住几日，他勿肯。后来横讲直讲，他才答应只宿一夜，明朝天光就开船。

巧云小姐晓得买麻客送还首饰的事，心里万分感激。徐员外问明了买麻客的姓名和身世，进内跟女儿嘀咕了一阵，出来对性善说，要把女儿许配给他。性善一听，赶紧说：“用勿着，用勿着！”徐员外问为阿尼，他说：“我家里上无片瓦，下无一个稻杆桩，小姐跟我会吃苦头的。”徐员外笑笑说：“我拣女婿，只拣人勿拣银。只要你答应，吃穿的事勿用愁。”讲了一箩话，性善才拜了岳父。

徐员外的老伴早已去世，只有巧云这个独生女，格格看中了性善恁好儿郎，巴勿得他们早日成双成对，决意叫巧云第二日就跟你性善一同到温州成亲。岳父大人恁固执，性善难拗，也只得低头应承了。

第二日，巧云小姐打扮停当，跟你性善一道上船。徐员外叫佣人担着一担苕麻袋，亲自送到了江边埠头。临别时，徐员外满面笑容，对性善和巧云说：“阿爸冇别的嫁妆，只送给你们一担苕麻袋，里面是梳妆盒、面盂、脚盂这些零碎物事。只盼望你们勤俭做人，甌江水长流！”性善点点头，谢过岳父，和巧云两人向阿爸拜了三拜，就开船了。

一路顺风顺水，三日三夜船到温州。性善和巧云打开了那两只麻袋一看，梳妆盒里、面盂里都是金手镯、金脚链……这是阿爸一片心意呐！

性善把在龙泉经过的事一五一十向舅舅讲，舅舅听了也非常快活，拣好日子，办起喜酒，新郎新娘拜堂成亲啦。

成亲后，性善一对小夫妻买上店面，开起了苕麻行，生意一日比一日兴隆，人人称赞性善品德好，有好报。由于性善当过和尚儿，做苕麻生意又出了名，后来温州人就把这条街叫做“麻行”。

僧街。”

讲 述：陈春贵（67岁 高小 广化街道 小商贩）

记 录：杨柳（58岁 高中 温州市机关干部）

采录时间地点：1979年7月 鹿城区广化街道

百 里 坊

元朝末年，天下大乱。洪武爷打天下，带领大军打到温州。当时，温州城内元军防守严密，洪武爷攻了三年，攻勿下，心里十分烦闷，就和军师刘基商量。刘基通晓天机，晓得朱洪武是天狗转世，沉思一下说：

“要攻下温州城也勿难。温州是白鹿城，白鹿最怕狗的，只要主公肯屈尊趴在地上做狗叫三声，温州城就不攻自破了。”

洪武爷一听，恼火了：“只那？叫我趴在地上做狗叫，岂勿失了体统，被天下人耻笑，真真岂有此理！”

刘基笑了，说：“主公勿肯，我也有别的法子可想了。”洪武爷想来想去，为了打天下做皇帝，只得同意了。心里呢，很勿快活，狠狠地道：“城破之日，我定要血洗温州城，杀它个方方百里。”

洪武爷在温州城的山脚门处，趴在地上“汪！汪！汪！”做狗叫了三声，果然城墙就塌了五十丈。后来这地方就叫“五十丈”。

洪武爷一声令下，大军拥进了白鹿城，勿论男女老少，见人就杀，只杀得天昏地暗，横尸遍地。

洪武爷正杀得性起，忽然，天上飘下一张字条，拾起一看，上面写着“万岁抬头”四个字。接着天上又飘下一张字条，写着“百里方”三个字。洪武爷正惊疑不定，刘基忙道：“禀告主公，已经杀了方方百里，不能再杀了。”

洪武爷觉得奇怪：“只那，才杀了一会儿就方方百里了？”

刘基说：“天上飞来的两张字条，勿是明明告诉主公，这里已经是百里方吗？天意如此，主公违拗勿得呀！”

这两张字条真是从天上飞来的吗？勿是的。有人说，刘基是温州人，那日听洪武爷说城破之日要杀方方百里，觉得恁杀，温州人都会被杀光。他晓得洪武爷这人说了就勿会改，就偷偷地准备了那两张纸条，假借天意来劝阻。

洪武爷冇法，只得下令停止杀戮。从此，这个地方就叫“万岁

抬头”和“百里坊”。

讲述：潘国华（已故 中专 温州颜料化工厂 技工）

记录：胡崇刚（58岁 大专 温州群艺馆 干部）

采录时间地点：1977年5月 鹿城区沧河巷

墨池坊

华盖山附近，有条巷叫墨池坊。说起这条巷的来历，据说和张阁老还有关系呢。

张阁老告老还乡后，住在温州城底。这一年，张阁老做寿，地方上官吏都想趁这个机会，奉送贺礼，向他巴结讨好。明送贵重礼品呢，怕阁老大人勿肯收受。为这事，那些官吏伤透了脑筋。

有个县官，点子多，想出了一个办法来。他派人专程到了安徽，托徽州墨店特制了一批上等徽墨，把金条嵌在当中，外表看去，它与一般徽墨冇两样。

张阁老的寿期到了，官吏们送来勿少珍贵礼物，他真的一概不收，只有这县官送来的徽墨，因价钱有限，阁老收了。那县官见阁老单收他的寿礼，心里十分得意。

同僚晓得后，都眼红了，千方百计地打听那徽墨的来头，结果他们晓得了其中的奥妙。恁一来，大家都学着这个办法。连夜在温州仿制这种金墨送进张府。张阁老见徽墨既已收受在前，不便谢绝，也就一概收了。收来恁多的徽墨，用处又勿大，阁老就差人把它统统搬到一间楼阁上。

几年后，张阁老的外甥孙要上学读书了。他的女儿想起阿爸做寿时节，别人送来那些上等墨，就去讨。张阁老说：“墨放在楼阁上，要用，去拿好了。”她就去拿来好几条给自己的儿子用。哪晓得这墨刚磨几日，里面的金子就露出来了。她瞒着阿爸，把那批金墨统统拿了过来，攒进自家花园中的一个池塘里面浸泡。几日后，外面的墨溶在水中，剩下全是光闪闪的金子。

从此，池塘里的清水，变成了墨黑的墨水，后人就叫这池塘为墨池，墨池所在的地方，就被叫做“墨池坊”了。

讲述：陈权（已故 温州市工人业余大学 退休干部）

记录：陈声远（55岁 大专 温州市图书馆干部）

采录时间地点：1978年3月 鹿城区县前巷

花 柳 塘

温州东门涨桥头，住着一个叫柳姆儿的人。这柳姆儿平日靠卖青盐橄榄，维持一家人生活。一年到头勤力节省，还是双手空空。

这一年年三十，财主人家都放炮仗，摆分岁酒，快快活活过年。柳姆儿一家呢，镬灶冰冷，细儿哭叫，他老婆挂着眼泪，只是叹气。柳姆儿怕人家来逼债，当日五更，就溜到外面避债去了。

他走呀走，走到一座土地庙，脚刚伸进庙门，只见神橱下早宿着一个人。柳姆儿问他在这里做阿尼，那人说自己姓花，住在西郭外，因做木材生意蚀了本，只得到这里避债。柳姆儿一听，也把自己欠债避难的事对他讲了。姓花的就问他欠了多少债，柳姆儿说欠了五十个银番钱。姓花的听了就说：“老弟，这五十个银番钱好解决。噢，我身边还有，你先拿去还债，走归与家人团聚。”柳姆儿笑了笑，说：“人客，勿开玩笑，你自欠的债也还未还嘛！”姓花的打断他讲：“哎呀，我勿是欠几十，是好几百呀，东借西借还是凑勿拢。唉！两家受苦勿如我一个人受苦好。老弟，勿推三阻四了。”

柳姆儿见他恁讲，就收下了。

走归，一踏进屋里，只见那班讨债的人都挤在房间里，见他进来，都围拢讨债，柳姆儿兜里有钱，也就客客气气地一个一个还清了债，打发他们走了。

讨债的走完了，柳姆儿从兜里摸出银番钱点一点，还剩下十五个。他老婆觉得奇怪，忙问他这些钱的来源，柳姆儿就把经过讲了一遍。他老婆说：“世上还有恁好的人，真是难得！哎，你快去把他请来一起过年吧。”“讲是，讲是！”柳姆儿边讲边摸出五个银番钱，吩咐老婆买菜、舀酒，他自己跑去请那个大恩人。

一会儿，大恩人请到了，他老婆也从菜市场里买来了一条大鲤鱼，活鲜鲜的，嘴还一张一合地动着。柳姆儿拎着鱼，到后门塘河埠头去杀鱼。正想动手刮鳞，哪里晓得手一滑，鱼溜到河里去了。他就跳落水去摸，左摸右摸，鱼就是摸勿着。奇怪了，脚下只那会

有“唧唧”声。他双手伸到脚下去摸，摸上来一看，哎呀！是光溜溜的银番钱呀，柳姆儿快活煞，还叫姓花的恩人一起摸，两个人在塘河里摸了半日，摸了满登登三四箩儿。

柳姆儿得到了这些钱财，就对姓花的恩人说：“这财应该是你的，你拿去还债吧。”姓花的讲：“动勿得，这财是你先摸到的，归你。”

两个人推来推去，柳姆儿老婆讲了：“勿推，勿推，听我说，若勿是恩人，勿讲会得来恁多银番钱，这年还勿晓得只那过呢！钱嘛，依我看，你先把债还清，剩下的呢，这拿来翻修这条塘河。”

两个人一听，都觉得这办法好。正月一过，就雇人来修塘河了。塘河修好了，还有银番钱多出，两人又造了座娘娘宫。地方上晓得了，都讲他们品德好，就把这条修过的塘河叫做“花柳塘”了。

讲述：何玉（女 花柳塘 居民 已故）

记录：陈德光（61岁 高中 退休干部）

采录时间地点：1957年4月 鹿城区花柳塘居委会

纱帽河（一）

五马街南面的一条巷弄里，住着一户人家，男人姓沙，名字叫茂和。他阿爸是开洋货号的，生意兴隆，伙计、学徒总共有几十人吃饭，家私做起蛮厚实，是个闻名温州的殷富人家。

茂和娶了老安[●]，叫郁金妹，生了一个男儿，家庭和睦，日子过得糖甜蜜滴。茂和读过几年书，会写会算，平时在店里管账。开头还不错，后来和一班不正经的朋友厮混，吃、喝、嫖、赌，四个字都沾上了。恁一来，家私败尽，店也关了门，伙计、学徒统统发发了。他父母呢，也被活活气死了。

父母双亡，无人管束，茂和更加放荡，把家中衣物卖的卖，当的当，连自己住的三间楼房，也给典了还债。

这一日，他在外面赌输了钱，闷声勿响走归，倒在床上。老安一见他，哭着骂道：“你这短命鬼，家财都败在你手里，阿爸、阿妈夹活气死，格格你把老安、儿子也卖了，再去赌呀！”老安越讲越冤心，掀起被头，抓住茂和的光脚板，张开嘴巴，一下子咬断了他的大脚趾头。茂和痛得翻个身，滚下床来，爬起来大骂：“你真狠心哇，好！我出去，看你日子只那过？”说罢，连夜走出了家门。

茂和平时酒肉朋友不少，落难了，谁也不理他。他有家不能归，只好流落他乡。这天，他讨饭到了杭州。走到街上，碰着一个熟人，这人从前在店里做过伙计，格格在杭州洋货号里供职。他见茂和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，就说：“茂和老兄，你是自糟自啊！你阿爸多少财产，被你败光，落到这地步，真是想勿到呀！”

茂和眼泪密密流，十分后悔，求他说：“先生！你心好哪！代我寻个事干，只要有住，有口饭吃就好了。我别无办法，求求你啦。”

那伙计见他一副苦相，答应替他想办法。回去就对东家说：“我以前东家的儿子勿争气，把家私败尽，格格流落在杭州，想寻

● 老安：妻子。

个糊口安身的地方。”

东家晓得他的意思，便说：“店里生意虽忙，人手够了，只是缺个粗工，他肯不肯做？”

“肯的，肯的！”那伙计一口应承下来，连忙去找茂和，讲定了，还吩咐道：“在别人店里干活，勿像自家里，千万小心谨慎，勤力做事，勿可偷懒呀！”

茂和躬身道谢，跟着到了店里。从此后，茂和日日扫地、倒痰盂，天光开店门，黄昏关店门。门板一块一块，共有十来块，每块寸把厚，都是独自背上背落。还要生火烧开水，供应店里先生泡茶喝，每餐饭菜，吃的是剩下来的饭食、菜汤，他勿叫一声苦。几年下来，也积蓄了几个铜钱，买些衣着。

一日，账房先生在店堂里算账，算盘“噼里啪啦”地响个勿停，嘴里还时时报出数字。茂和上好店门，把棉被打开，困在地板上。煤油灯还点着，店堂里光亮亮，再加上算盘子脱来脱去的声响，他困勿着，就听听账房先生前后报的数字，听着，听着，他觉得账目有差错，坐起来，对账房先生说：“先生，你账目算错了！”

账房先生一听，非常恼火，说：“瘡三！你懂个啥？”又说：“我做了十几年账房先生，从来冇算错过，若真错了，账房先生由你来做！”

正在争论，东家走出来，对茂和说：“你来算算看，错在哪里？”

茂和走到账桌旁边，坐在高交椅上，算盘子“的嗒，的嗒！”脱来脱去。喏，整整是错了一百个银番钱。

东家叫账房先生也算一遍，果然是错了一百元。

东家说：“账房先生，你有话讲在先，我听着呢！”

账房只得卷起铺盖，走了。茂和呢，就接替了管账的职位。

茂和坐上了账房桌以后，清理了旧账，处处精打细算，小心谨慎，东家很器重他。年复一年，积蓄了一笔本钱，他辞去了管账的差事，自己赁了一间房子，开起一爿布店，到处兜揽主顾。生意越做越大，店面也加宽了，改做绸缎批发生意。生活慢慢安定，茂和思念起家中的妻儿，多年勿见，勿晓得他们情形如何。

再说郁金妹自从丈夫走后，悔恨当初性太急，做下了这绝情的事。为了把儿子抚养成人，她替人缝补、洗衣，吃尽了苦头。光阴如流水，六年过去了，儿子已长到十二、三岁，也会担些葱、韭之类蔬菜上街去卖，帮助母亲维持生活。

茂和做绸缎生意，利润高，赚了大笔钱，还雇来一个伙计，当做经理，专管店中买卖，自己腾出手来，到外面进货、推销。他趁这个机会，来到了温州。茂和住下旅馆，就走到五马街附近，问一个老人说：“老伯伯，你晓得有个叫沙茂和的人吗？”

“沙茂和？晓得！这人勿争气，家私败尽，人也走远地去了，无影无踪，格格也勿知死活！”

他又问：“你认得茂和老安吗？”

“认得！勿是叫金妹吗？住这边巷弄里，专门代人洗衣裳、缝缝补补，她的儿子卖葱，卖韭菜呢！”

茂和听了，眼泪涌涌出，随即往巷弄里走，走到里头，又倒走转，觉得自己有脸见老安和儿子。

第二日天光早，茂和又走到五马街附近那一条巷弄口，远远地看着一个细儿，吃力地挑着一担葱、韭菜沿街叫卖。走近一看，相貌蛮像自己，就把细儿叫到自己住处，问他叫阿尼名字？阿爸是谁？阿妈是谁？家住哪里？细儿一一作了回答。茂和说：

“姆●！我是杭州来的客商，有些绸缎布匹给你去卖。”

细儿说：“我本钱少，只会卖葱、韭菜，别的生意勿会做。”

茂和笑着说：“葱、韭菜会卖，别的也一样。我勿用你本钱，你只管拿去，卖完了算钱给你，赚头比卖葱、韭菜多几倍呢。”

细儿看看这杭州客商恁客气，肚底有些奇怪，半日也勿响。

茂和又说：“你放心，先把这匹绸缎拿回家，与你阿妈商量商量，好哇？”

细儿见他恁讲，就答应下来。

茂和把捆好的包裹递给细儿，当中放进一百块钱。

● 姆：小孩昵称。